

魔法蛋糕店

张小娴/著

爱情总是在患得患失的时候最美好。

如果不去开始的话，也永远不会消逝。

可是，谁又会按捺住不去开始呢？



南海出版公司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

图字：30-2002-98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魔法蛋糕店/张小娴著. —海口：南海出版公司，2003.8

ISBN 7-5442-2384-1

I. 魔... II. 张...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（2003）第 011018 号

MOFA DANGAODIAN

魔法蛋糕店

作 者	张小娴（香港）
责任编辑	袁杰伟 杨 雯
装帧设计	合和工作室
出版发行	南海出版公司 电话（0898）65350227
社 址	海口市蓝天路友利园大厦 B 座 3 楼 邮编：570203
电子信箱	nhcbgs@0898.net
经 销	新华书店
印 刷	常熟市华通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	850×1168 毫米 1/32
印 张	6.375
字 数	100 千
版 次	2003 年 8 月第 1 版 200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	ISBN 7-5442-2384-1
定 价	16.00 元

南海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

【序】

记忆中的奶油玫瑰

那年我大概五岁吧。生日的那天，爸爸妈妈买了一个蛋糕给我。小小的蛋糕上，装饰着两朵粉红色的奶油玫瑰，插着一支蜡烛。那一刻，我觉得自己很幸福。

时光飞逝，我吃过无数更美味和更漂亮的蛋糕。然而，童年时的那两朵奶油玫瑰，却在我记忆里长存。

蛋糕总是让人联想到快乐。伤心的时候，我们不会想到要吃蛋糕。爱情不也是这样吗？开始的时候，总是甜蜜的。以后，就有了厌倦、习惯、背弃、寂寞、绝望和冷笑。



爱情有那么多坏处，我们却依然渴求一个爱抚、一个怀抱、一个希望。

人是多么孤寂的动物？

我们抬举了爱情，也用爱情抬举了自己和对方。当你被爱和爱上别人，你不再是一堆血和骨头，而是一个盛放的灵魂。

爱情让我们爱上自己、怀疑自己、恨自己、怜悯自己，也了解自己。它让我们深入去探究自身最遥远也最亲近的内陆。

直到今天，我还是不了解我自己。

也许因为不了解，才会继续写作吧。

《Channel A III 魔法蛋糕店》是《Channel A I 那年的梦想》《Channel A II 蝴蝶过期居留》的延续。人物换过了一批，故事也没那么沉重。第一集和第二集比较悲伤一点，更接近自身的内陆。这一集的故事比较轻快，也许离自身的内陆遥远一点。可谁又知道不是亲近一点呢？

当爱情承载更多的希望，它也会幻灭得更快。这一集的人物比头两集的人物都要年轻、快乐和洒脱一

点，不像第一、二集里的人，总是抓住一段感情不肯放手，总是追悔着逝去的时光。

你问哪一集的我才是我？每一集都是我。

人大了，距离那两朵无忧的奶油玫瑰的日子远了。我自身也有一片遥远而亲近，却又危险的内陆。



張小嫻

二〇〇一年十二月三日

于香港家中



人物表



余宝正：夏心桔的表妹。美专一年级学生，在漫画社当助理，偶尔为电台写广播剧。爱画行李箱。

何祖康：漫画助理。有一双注册商标的大眼袋，爱吃蛋糕。

李传芳：美专一年级学生。只涂 Nina Ricci 的 L'Air du Temps 香水。

王日宇：美专一年级学生。有一个大学生女朋友林薇珠。

唐纪和：美专一年级学生。喜欢跟李传芳调情、却没有胆量追求。

徐云欣：何祖康的初恋情入，痴心的女孩，失恋后做了很多怪事。

赖咏美：大学一年级生，同时跟关正之和郭宏川谈恋

爱。十三岁那年曾经跟小男友私奔。

林薇珠：大学一年级生，周旋在钟永祺和王日宇之间。不是花心，只是想被人喜欢。

徐洁圆：中学教师，有一个学历比不上她的男朋友符杰豪。

王亮怡：徐洁圆的同学，跟郭宏川同居。

方明晞：喜欢在身上挂满饰物，回来是要寻找一个承诺。

杜一维：意大利餐厅的老板，一直在等方明晞。他会制造日落。

叶卫松：当年与赖咏美一起私奔。他有一支很特别的温度计。

关正之：说过会永远等方明晞，但做不到。

郭宏川：摄影助手，爱穿夹脚凉鞋，常被同居的女人赶走。

苏绮诗：德国蛋糕店的店员，跟何祖康是儿童合唱团的同学。

符杰豪：徐洁圆的初恋情人，常常想用成就和金钱来掩饰自卑。

1



“这个周末，我们去长洲好吗？”余宝正在 Starbucks 里一边喝 expresso 一边问身边的朱庭铿。

“长洲度假屋很多人自杀的啊，你不怕鬼吗？”
朱庭铿吓唬她。

“但长洲的海鲜比较好吃嘛。”

“你最近有没有留意职员通讯？”

“什么事？”

朱庭铿凑到她耳边，说：“我们银行的职员到假日海岸酒店租房，有百分之四十的折扣呢。”

“对呀！还有免费水果盘和早餐呢。那就去酒店



吧！”

“你不怕遇到公司的同事吗？”

“怕什么！这是正常生理需要嘛。”余宝正放下手里的咖啡杯，说：“我要到北角的漫画社去，你呢？”

“长沙湾的制衣厂。”

“那我们再通电话吧。”

余宝正提着公事包来到漫画社，在漫画社外面跟一个男人撞个满怀。

“对不起。”那个男人抬起眼皮笑了笑，抱歉的样子。

余宝正看了看那男人，他蓄着一头微曲的头发，在脑后扎成一条马尾，身上穿着一件黑色的皮夹克。脚上踩着一双迷彩色的 Converse 布鞋，笑容很迷人。

“没关系。”她有点着迷。

走进漫画社，她不小心踢到了一团东西，原来是个睡袋，睡袋里躺着一个人。

“喔，对不起！昨天晚上通宵吗？”余宝正尴尬地道歉。

那人一头栽进睡袋里再睡，没有理她。

墙角的一张沙发上，也有两个男孩蜷缩着睡觉。乱七八糟的办公室里，只有一个半清醒的男孩仍然趴在桌子上工作。

余宝正看看手表，已经是下午四点钟了。

“我是新菱银行强积金部姓余的，我约了你们老板曾先生见面的。”

“他还没有回来，你等一下吧。”那个脸上挂着两个大眼袋的男孩说。

余宝正走到男孩身旁，好不羡慕地看着他画漫画。

“这一行很辛苦吧？”她问。

“赶稿的时候，几天没睡是很平常的事。”男孩一边打呵欠一边说。

“但是，画漫画很有满足感啊。我也喜欢画画。”

她拉了一张椅子坐下来，除了睡袋里那个人的鼻鼾声之外，她好像还听到了滴答、滴答的声音。她四处看看，发现声音是来自桌上一个蛋糕盒的。

“你听到吗？”余宝正问大眼袋男孩。



“听到什么?”

“滴答滴答的声音。”她指着那个蛋糕盒。

“刚才有人送来给老板的。”男孩把耳朵贴到盒子上仔细地听。

余宝正也凑近盒子，那“滴答滴答”的声音愈发显得空洞而不寻常。她和大眼袋交换了一个惊惶的眼神，大眼袋颤抖着说：“会不会是炸弹?”

“那还不报警?”余宝正尖叫。

大批警察来到漫画社，军火专家检查之后，证实盒子里放着一枚自制炸弹，威力足足可以把一个人炸得粉身碎骨。

“我险些儿给炸成碎片呢!”余宝正走在街上，喘着气跟电话那一头的朱庭铿说。

“没事就好了。”

“如果我给炸伤了，只剩下半边，你还会爱我吗?”

“只剩下半边，怎么能活?”

“我是说只剩下半边胸和半张完整的脸，到时候你还会爱我吗?”

“我没想过呢。”

“你知道发现炸弹的那一刻，我在想些什么吗？我在想，我还没有成为漫画家，这样就死了，我不甘心。不过，我也许一辈子也不会成为漫画家的。”

余宝正走过街角，看到摊子上摆着几张油画，一个男人正在卖他的画。那些油画的主角，是一个很胖的女人。

“再跟你谈吧。”她挂断电话。

她站在路边看那些画，其中一张，那个胖女人正躺地上看月光。她看来有两百磅，烫了一个爆炸头，肩膀和手臂都是圆滚滚的，大腿和小腿胖得像一条一条丰收的大萝卜，屁股比天上的月光还要大，这个胖女人却有一个尖鼻子和一张快乐的脸孔。

街头画家长得很瘦，他穿着一件泥土色的长袖棉衣、牛仔裤和一双白布鞋。他的头发在脑后扎成一条小马尾。他长得有点像她今天在漫画社外面碰到的那个男人。但那个男人的笑容比较阴沉，画家的笑容比较天真。

“为什么你的女主角都是超级大胖子？”余宝正



问画家。

“我觉得胖女人很可爱。”

“现实世界可不是这样呢。但你画的画真是很漂亮，我就买一张吧。”她挑了胖女人看月光的那张，画的名字叫“Clair de Lune”，画家的签名是 Zoe。

“这是女孩子的名字呢。”余宝正说。

“是妈妈给我的名字。”

“你是香港人吗？”

“我是在法国出生的。”

“这张画要多少钱？”

“嗯，三百吧。”

“三百？两百吧。”

“向一个穷画家压价，是不是太残忍呢？”画家微笑说。

“这叫虎落平阳呀。卖不卖？”

“好吧。”

“我特别喜欢她的爆炸头，我今天险些儿就变成这样。”

“是吗？你今天到发廊去？”

“说来话长。”她坐在小凳子上，把今天发现炸弹的事说了一遍，画家很有兴致地聆听着。

天黑了，她不知道为什么会跟一个陌生人说了那么多话，她甚至舍不得走。她只是双手托着头，像个情窦初开的小女孩那样，听他说着几年来到处流浪的故事。

手提电话的铃声把她惊醒了，电话那一头，是朱庭铿的声音。

“你还没回家吗？”

“喔，我在街上买点东西，快回去了。”

她跟画家说：“我要走了。”

“我也要收档了。”

她看看手上那张画，说：“将来你成名了，说不定会带挈我成为大富翁呢。”

画家只是微笑着收拾地上的油画。

离开那个摊子之后，余宝正走了一大段路去搭巴士。坐在空荡荡的车厢里，不知道过了多少个车站，她突然站起来，匆匆走下车，抱着公事包和油画，拼命地跑，又回到那个摊子。



灯火阑珊的街角里，她看到画家提着画箱站在那儿。

“你还没有走吗？”她气喘咻咻地问。

他耸耸肩膀微笑。

“你明天会不会来？”她问。

画家点点头。

“明天的明天呢？”

画家也点点头。

“那就好了，我有钱的话，会再来买你的画。你要等我啊。”她的脸涨红了。

再次离开街角的时候，余宝正觉得自己是画中那个胖女子的臀部，圆得像个气球，早已经飘升到夜空，绕着银白的月飞舞。跟朱庭铿恋爱的时候，怎么没有这种炽烈的感觉呢？经过一家时装店时，她在橱窗的镜子里看到自己的脸红通通的，整个人好像在燃烧。今天的那枚炸弹，是投在她心上了。滴答滴答，是她响亮的心跳声。

第二天，余宝正在办公室的报纸上读到那宗炸弹案的新闻，警方在晚上拘捕了一名疑犯。看到嫌疑犯

被扣上手铐带上警车的照片，余宝正呆住了。虽然嫌疑犯的头上罩了一个黑色布袋，但是，她认得他那身衣着，还有他脚上那双迷彩色的 Converse 布鞋。他不就是在漫画社外面跟她撞个满怀的男人吗？原来他就是放炸弹的人，他当时看起来很冷静呢。案情透露，嫌疑犯的女朋友最近向嫌疑犯提出分手，跟漫画社的老板交往。嫌疑犯在互联网上学会了怎样制造炸弹，自制了一枚炸弹送去给情敌，想把他干掉。

她拿着那张报纸走到朱庭铿身边，问他：“如果我爱上了别人，你会给他送炸弹吗？”

朱庭铿说：“我根本就不会制造炸弹。”

“你仍然可以用其他方法把他干掉的。”

“我想，我是不敢杀人的。”

她摸摸他的头，叹了口气，说：“但是，女人会希望有一个男人这样爱她的。”

朱庭铿悄悄在她耳边说：“我已经订了这个周末的酒店房间。”

“嗯。”余宝正应了一声。对于去酒店的事，她突然不太热中了。



下班之后，她匆匆抱着公文包去找那个街头画家。

“阿苏，我带了我画的一些画来，给我一点意见好吗？”她把练习簿从公事包里掏出来。这些都是她平时画的图画。她从小就爱画图画，美术科的成绩也是最好的。她梦想当一个漫画家，中学毕业之后，却进了银行当营业员，每天为了生活而营营役役。

“你学过画画吗？”阿苏问。

“只是在中学时学过素描。”

“为什么不去学呢？”

“本来想上师范学院美术系的，可是，我中学会考的成绩不太好。”

“你很有天分。”

“真的？你不是骗我吧？”

“你好像特别爱画行李箱。你画中的男孩子和女孩子都拖着不同的行李箱，连猫和狗也有自己的行李箱。”

“嗯，我喜欢美丽的行李箱。”

“可是，连鳄鱼也有一个漂亮的行李箱，不是很